

# 上博简《颜渊问于孔子》简文释读与文献价值新探<sup>\*</sup>

李国勇（郑州大学历史学院）  
常佩雨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）

**摘要：**上博简《颜渊问于孔子》为最新的颜渊文献，使“颜氏之儒”重见天日。经过考察竹简形制，认为简文应现存 316 字。对简文 30 余字重新释读。该篇简文的文献价值在于：保存了“颜氏之儒”的文献原貌；是早期儒家思想在战国楚地传播的实证；重现了战国楚地书法的原始面貌。

**关键词：**上博简；《颜渊问于孔子》；文献价值

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（下称上博简）《颜渊问于孔子》，<sup>[1]</sup>被认为是使孔子身后儒家八派之一“颜氏之儒”重见天日的新材料，深受学界重视。复旦吉大古文字专业研究生联合读书会（以下简称“读书会”）进行了简文校读与简序重新编连的工作，多有卓见。<sup>[2]</sup>本文在原整理者濮茅左先生整理工作基础上，参考时修意见，尝试重新考察该篇文献的竹简形制、简文释读，并探讨其作为“颜氏之儒”文献原貌、儒家思想传播楚地实证、战国楚地书法原始文本等的文献价值，以就教于学界。

## 一 竹简形制

整理者云：“全文共十四简。……总三百一十三字，其中合文七，重文六。”<sup>[3]</sup>该篇竹简整简长约 46.2 厘米，约合战国尺二尺。上下简端皆平齐。三道编纶。契口位于竹简右侧，略呈“(”、“<”形。据个别字笔画上残留较明显的编纶痕迹，可知应为先写后编。<sup>[4]</sup>满简约 32 字。

现结合图版将该篇竹简形制列表如下（表一）：

表一 《颜渊问于孔子》竹简形制表

简号	简长(单位：厘米)	存字数	合文数	重文数	竹简及简端形态	编纶数	契口数	说明(单位：厘米)
1	42.2 (28.2+14)	35	3	0	中、下段缀合，上端残，下端平齐	2	2	第二、三契口间 20.5 厘米，第三契口距尾端 2.6 厘米
2	17.1 (3+14.1)	12	0	0	中、下两段缀合，上端残，下端平齐	1	1	第一字残半，第三契口距尾端 2.6 厘米
3	14	10	0	0	上端残，下端平齐	2	2	契口在下起第四字“矣”上
4	13.2	10	0	0	上下两端皆残	0	0	第三契口距尾端 1.6 厘米
5	43.3 (29.3+14)	33	0	0	两简缀合，上端残，下端平齐	2	2	第二、三契口间 20.3 厘米，第三契口距尾端 2.5 厘米
6	42.3 (29.1+13.2)	33	2	0	上、下端皆残	2	2	第二、三契口间 20.5 厘米，第三契口距尾端 2.1 厘米
7	45	31	0	0	上、下端皆残	3	3	第一契口距顶端 2.2 厘米，第一、二契口间，第二、三契口间皆 20.5 厘米，第三契口距尾端 1.8 厘米
8	13.6	9	0	0	上端残，下端平齐	1	1	第三契口距尾端 2.5 厘米

<sup>\*</sup>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先秦出土文献及佚文献文艺思想研究”（编号：07BZW019）之阶段性成果。

(续表)

简号	简长(单位:厘米)	存字数	合文数	重文数	竹简及简端形态	编纶数	契口数	说明(单位:厘米)
9	42.3	34	0	1	上、下端皆残	2	2	首字余一横,第二、三契口间皆 20.5 厘米,第三契口距尾端 1.6 厘米
10	43.5	34	2	1	上端残,下端平齐	2	2	第一、二契口间,第二、三契口间皆 20.5 厘米,第三契口距尾端 2.5 厘米
11	25	21	0	2	上、下端皆残	1	1	第二契口距上端 16.2 厘米
12	42 (28.2+13.8)	31	0	2	上端残,中间缺,下端平齐	0	0	第三契口距尾端 2.7 厘米
13	23.1	14	0	0	上端残,下端平齐	1	1	第三契口距尾端 2.5 厘米
14	13.2	9	0	0	上、下端皆残	1	1	第三契口距尾端 1.8 厘米,契口上有一字残墨痕
合计		316	7	6		16	16	

该篇简文现存字数应为 316 字,比整理者原统计总数 313 字多 3 字,编纶 16 处,契口 16 个。契口一般刻在竹简右侧,且上下位置有规律可寻:第一契口刻在距上简端约 2.6 厘米处;第一、二契口间距约为 20.5 厘米;第二、三契口间距约为 20.5 厘米;第三契口距尾端约 2.6 厘米。以上竹简形制信息,为合理推测简序编联、增补简文提供了形制依据。

二 简文释读

原整理者对《颜渊问于孔子》简文进行了基础性释读。读书会的校读多有新获。后者对简序重新编连为:

【1】+ (【12A】+ 【2B】)+ (【2A】+ 【11】+ 【12B】)+ 【5】+ 【6】+ 【7】+ 【9】+ 【10】

其余各简单列: 【8】 【14】 【13】 【4】 【3】。

其对可编连 10 支简的编连基本可从;而散简顺序则需略作调整。鲍则岳论及郭店楚简时强调释读出土简帛时的立场:“释文应该完全准确、不折不扣地反映原写本的文字原貌。”<sup>[5]</sup>本文立足楚简字形,对简文再作释读,以期提供该篇文献的新文本。

(一) 简 1 释读

□。𡗗(颜)困(渊)𡗗(问)于孔=(孔子)曰:“敢𡗗(问)君子之𡗗(内)事也又(有)道虐(乎)?”孔=(孔子)曰:“又(有)。”𡗗

(颜)困(渊):“敢𡗗(问)可(何)女(如)?”孔=(孔子)曰:“敬又(有)征(正),而【1】。”

按:简 1 第二契口上存 17 字(含合文 1);二、三契口间存 19 字(含合文 2),简文基本完整。末字为“而”,则下简首字当为动词。

“内事”,陈伟读为“入仕”,<sup>[6]</sup>其说可从。“颜渊”,其下拟补“曰”字,以补足语意。当为书手所脱。

“敬”,整理者、读书会皆隶定为“敬”,如字读;陈伟读为“傲”;黄杰释此字为从“羊”、“肉”、“支”之字,读为“柔”(黄杰说见其在读书会文后之回复。以下未注出处者,多见各家回复);<sup>[7]</sup>黄人二等隶定为“敬”,<sup>[8]</sup>读为“苟”,“急”义。按,该字字形当从整理者原隶定,释为“谨”。

“征”,字形作“𡗗”,整理者读为“正”;苏建洲以为“𡗗”应是“祸”字;郑公渡、何有祖释“祸”,读作“过”,读“有𡗗”读为“宥过”,<sup>[9]</sup>并举《中弓》简 7“老老慈幼,先有司,举贤才,惑(宥)过赦罪”、简 19“日月星辰犹佐民,无不有(宥)过”为例。按,结合上下文,何氏说可从。

(二) 简 2 释读

□所以【2A】敬又(有)征(正),所以为𡗗也。先【2B】

按：本简系两支残简拼合，原拼合有误，可分为简 2A 与 2B 两支。简 2A 顶端墨迹，当为“又（有）”字，“所以”后当为动词。简 2B 存 9 字，其前至少有 7+16 即 23 字左右；其后（“先”字后）当为名词或动词。简 2B+2A 当连读为“先有司”。简 2B+2A 与简 11 拼合后，近



于完简，且茬口密合：。文献“先有司”说法习见。<sup>[10]</sup>

“□”，“所”上一字“”残，读书会释为“司”之残字，其前据文例补出“有”。是。

“退”，字形作“”，读书会隶定为“乐”；单育辰、苏建洲先后释为“缓”，单读为“宽”，苏读如字，皆谓指“宽缓之政”。按：此字当隶定为“缓”。上博八《兰赋》有字形作“”，王凯博云：“《说文》‘缓’之省体。”可参。

### （三）简 3 释读

必不才（在）之内矣。”（颜）（渊）【3】

按：简 3 第二契口之上，当有 10 字左右；“西”后，当有 12 字左右。疑本简第一处（“形契口为误刻。

“慈”，整理者疑为“恋”异体；读书会释为“慈”，读为“兹”；黄人二等读为“慈”。按，“慈”，白于蓝隶定为从慈从才之字，<sup>[11]</sup>刘信芳作“慈”。<sup>[12]</sup>刘氏隶定字形可从，读为“兹”。

### （四）简 4 释读

内矣。俑（庸）言之信，俑（庸）行之敬（谨）【4】

按：本简下端无文字痕迹，存 10 字。故上端当存 6+16 即 22 字左右。释读无异议。

### （五）简 5 释读

则说，所以（端）信也。君子之内事也女（如）此矣。”（颜）（渊）曰：“君子之内事也，悖（回）既（问）矣。敢（问）【5】

按：该简第二契口上有 16 字，二、三契口之间有 17 字，简文基本完整。上部所接当为副

词或动词。

“说”，读书会隶定为“”，读为“辞”。

按，此字形作“”，简 12A 形作“”。故隶定为“”，释为“辞”。

“端”，整理者读为“瑞”；读书会读“”为“寻”说，“寻信”，明信、取信、求信义；刘云认为乃“易”之讹写，读为“扬”；苏建洲释为“寻”，读为“申”。<sup>[13]</sup>按，苏氏从字音、字形、字义三方面立说，语境义亦洽适，此字“”当从苏氏说。

“奋”，整理者属上读；读书会谓为“害”，读为发语词“盖”；陈伟、黄人二等从之。按，

此字作。郭店楚简《性自命出》：“不有夫（奋）（作）之青（情）则（侮）。”“奋”从“卜”从“奋”。<sup>[14]</sup>上博一《性情论》简 3、上博五《君子为礼》简 7 皆有从上衣下从田之字，为“奋”异体。<sup>[15]</sup>此处字形则与前揭不同，整理者盖因形近误释。故字应隶定为“害”，读为“盖”。

“命”，字形作“”，可隶定为“”，即“命”字异体。下部“二”盖为羡笔，上博简习见。如上博简一至七册读为“命”者 82 例中，可隶定为“”者约 26 例。<sup>[16]</sup>

### （六）简 6 释读

君子之内教也又（有）道（乎）？”孔=（孔子）曰：“又（有）。”（颜）（渊）：“敢（问）可（何）女（如）？”孔=（孔子）曰：“攸（修）身以，则民莫不从矣。（谦）【6】

按：本简第二契口上存 17 字，二、三契口之间存 16 字，此简基本完整。

“颜渊”，按，据上文，其后当补“曰”字。

“尤”，读书会释为“先”；陈伟、黄人二等

从之。按，此字形作“”，位于竹简残断茬口

处。从形体看,与简13中两“先”字(𠂔、𠂔)字形一致;从文献用例看,“修身以先,则民莫不从矣”说典籍习见,如《礼记·大学》:“欲齐其家者,先修其身。”故当读为“先”。前:黄人二等以为整理者读法音理不通,赞同读书会不破读、读如字形“前”,“预先”义。按,此字当隶定为“𠂔”,读为“前”。“前以……”与简7“前之以”语义相当。

#### (七) 简7释读

以𠂔(匍)𠂔(匍),则民莫𠂔(遣)𠂔(亲)矣。道(导)之以𠂔(俭),则民智(知)足矣。前(谦)之以𠂔,则民不静(争)矣。或(国)迪而教【7】

按:简7第二契口上存16字,2、3契口之间,存15字,基本是满简。

“以”,“以”前当据上下文,补一“之”字。𠂔𠂔:整理者读为“匍匍”;读书会释为“𠂔𠂔(□—爰)”,谓“𠂔”为“悉”之讹字;并据简6+简7文句与《孝经·三才章》“先之以博爱,而民莫遗其亲”句义密合,读为“博爱”;苏建洲谓此从“亡”之“𠂔”字以音近可直接读为“爰”。按,𠂔字形作“𠂔”。王凯博认为当为“𠂔”之讹字。上博八《志书乃言》有字形作“𠂔”,隶定为“悉”。裘锡圭指出:“我们在释读楚竹书的时候,应该把竹书中有错别字这一点牢记心头。”<sup>[17]</sup>此处抄手盖因形近而讹抄,故“𠂔”当隶定为“𠂔”,读为“爰”。或:整理者读为“国”;苏建洲直接读“或”为“又”;黄人二等从苏说。按,“或”即古“域”字,上古音在影纽之部,与“又”音同纽同部,古书“或”、“又”相通者习见。<sup>[18]</sup>故“或”当读为“又”。

#### (八) 简8释读

而𠂔(得)之,少(小)人静(争)而𠂔(失)之。【8】

按:本简上残,下平齐。第三契口上存9字,故“而”字上,当存7+16即23字左右。

而:据下文“少(小)人静(争)……”,“而”上方缺文可补“君子让”三字。依据文义,

简8与简10关系密切,讨论“至名”。文献习见,如《荀子·儒效》:“贵名不可以比周争也,……争之则失,让之则至……”可参。

#### (九) 简9释读

□能=(能,能)𠂔(践)不𠂔(躁)而远之,则民智(知)𠂔矣。女(如)进者𠂔(观)行,退者智(知)𠂔,则𠂔(其)于教也𠂔远矣。”𠂔(颜)囿(渊)曰:【9】

按:简9第二契口上存17字,二、三契口间存16字。简文基本完整。整简33字。本简首字为代词“之”(见下文),则与本简相连的上简末字,当为名词或动词。本简末字为“曰”,则下一简首句,当为言论,独立成句。从句义与语法看,简7可连在简9之前。

“□”,简9首字“𠂔”仅余末笔,疑为“之”字。

“能=”,原释为“能能”二字合文,分属两句;读书会单列“能能”为句;陈伟释为“以能”合文;黄人二等亦等从陈说。按,从文例看,“教之以能”与上文构成排比,又与下文“进者劝行”形成对应,陈、黄二氏说是。

“𠂔”,原读为“躁”,按,当如读书会说,释读为“肖”。

“𠂔”,整理者如字读,恭敬义;读书会读为“禁”,禁忌义。按,此字本简文两见,形作“𠂔”“𠂔”。楚简“𠂔”“禁”相通者多见,如上博简《容成氏》:“泗(伊)尹既已受命,乃执兵𠂔(禁)(暴)。”<sup>[19]</sup>《孝经·三才章》:“示之以好恶,而民知禁。”

“𠂔”,整理者读为“观”,谓“或读为劝”;读书会认为字当读为“劝”,即敦行、笃行义。按,据简7“迪而教”,读“劝”可从。且可据以将简7、9相连。

“不”,如黄人二等、王凯博等所言,字形作“𠂔”,隶定为“辛”,当为“不”之误摹。

#### (一〇) 简10释读

“君子之内教也,悖(回)既(闻)矣=(矣已)。敢𠂔(问)至𠂔?”


孔=(孔子)曰:“惠(德)城(成)则𠂔





至矣，名至必俾（卑）壬=（任，任）給（治）大则录（禄）【10】

按：简10第二契口上存18字；二、三契口间存16字，整简共存34字，基本完整。此简首句完整，可作引语。从语义连贯看，简9可置于简10之前。

“矣=”，整理者解为“矣已”；读书会以为“=”或衍；黄人二等认为“=”符代表“命矣”。按，结合简5文例，黄说可从。

“明”，读书会谓此字当系“名”字误写。按，此字形作，结合下文“名至”，古书“明”、“名”通假，不必视为误写。


“城”，字形作，亦可隶定为“盛”、“咸”，读为“成”。

“名”，按，据字形隶定为“明”，读为“名”。

“俾”，原释为“使”；读书会读为“卑”，并引《荀子·儒效》“名至必卑身”为证，是。

“壬”，整理者读为“任”；读书会释为“身”。按，此字形作“壬”，实为“身”。上博简此类写法习见（字例4.4.9，5.1.5，5.1.9，5.7.3）。<sup>[20]</sup>

“壬=（任，任）給（治）大则录（禄）”，读书会疑“大”、“则”二字误倒；黄人二等读“給大”为“辞泰”。按，“大”“则”当颠倒，语义更胜。

“給”，字形作，可隶定为“綸”或“綸”，读为“治”，与简文“修身”内涵相合。





#### （一）简11释读

𦣻（得）青=（情）荐=（情荐，情荐）；而𦣻（恋）𦣻（幽），所以𦣻（居）𦣻也；𦣻（救）𦣻（交）而𦣻，所以𦣻（聚）【11】


按：此简第二契口上当缺3~4字，当为名词、动词或连词，契口之下存7字，当缺9字左右。尾字“取”为动词，下缺首字当为名词。简12B（参下文）即为9字，且末端平齐，为一简之尾端；首字“亲”，可作“取”之宾语。故简11当接于简2A后、简12B前，三者相连总长41.8（3+25+13.8）厘米，接近完简长度。



“𦣻青=”，结合简文语义，当读为“得情”，“青”下“=”系误衍。

“荐=”，当从读书会释为“老老”。

“𦣻”，字形作，当隶定为“慈”，读为“慈”。“慈”字本篇简3作，简3又有“才”字作。原释文“𦣻”字中部之“戈”形，显系“才”，故当隶定为“慈”。此字简12A形作，亦可参。

“𦣻”，原读为“幽”，不确。按，何琳仪云：“𦣻，从子，幽声，幼之异文。”<sup>[21]</sup>“𦣻”当读为“幼”。“慈幼”古书及出土文献习见。如上博三《中弓》简7“老老𦣻（慈）幼，先又（有）司”、简8“中弓曰：若夫老老𦣻（慈，按，重文符当衍）幼，既昏（闻）命矣。”唯此二处“慈”字形无中部之“才”形。故𦣻𦣻当读为“慈幼”。

“𦣻”，字形作，应隶定为“息”，读为“仁”。此字上博简前七册28见，两例与此相近（字例1.2.6，1.2.22.）。<sup>[22]</sup>《论语·里仁》：“子曰：‘里仁为美。择不处仁，焉得知？’”（以下仅称篇名）简文“𦣻（居）仁”与“处仁”合。

“𦣻”，原读为“𦣻”。按，字作，为简12之讹写或省写，即“豫”字。

“𦣻”，整理者读为“交”；读书会隶定为“𦣻”，读“豫𦣻”为“舍缴”。按，豫，当读为“舍”。楚简多有用为“舍”之例。如上博三《周易》“豫（舍）尔灵龟”、《中弓》“举尔所知，尔所不知，人其豫（舍）之者”。<sup>[23]</sup>𦣻，简帛文献中，从高与从交的字多有通假之例，如高与郊、蒿与茭、蒿与郊、鄙与郊等。<sup>[24]</sup>当如刘波所论，<sup>[25]</sup>或读为“缙”，“豫𦣻”读为“舍缙”，舍出缙类绢帛义。

“收贫”，萧旭引《汉书·王莽传》“收赡名士”（《两汉纪》“收”作“救”）为例，<sup>[26]</sup>谓收贫即救贫；黄人二等从萧说；刘波以为收、周可通，收贫即周贫、周贫。按，据刘波推测，收，或可读为周，文献中周或作周，周济、援助义。收与周或可通。刘说是。收贫读为周贫，简文或为“周贫”一词出现时间前溯增一新证，此可见

出土文献之语言学价值。

“取”，原读为“聚”。按：“取”当读如字。“取亲”，即取得亲附。《大戴礼记·子张问入官》：“故非忠信，则无可以取亲于百姓矣。”可参。

#### (一二) 简 12 释读

□ (得) 𠂔 (情荐，情荐) 而𠂔 (恋) 𠂔 (幽)，𠂔 (攸) 绞 (交) 而收贫。录 (禄) 不足，则青 (情) 又 (有) 余 (餘)，则𠂔 (录) 【12A】𠂔 (薪) 也。

录 (禄) 不足，则青 (情) 又 (有) 余 (餘) 【12B】

按：简 12 可分为 12A、12B 两简。简 12A 第 2 契口上存 15 字 (含重文 1)，则上端尚缺 1~2 字；第 2 契口下存 7 字 (末字残，□)，其后当存 9 字左右；简 12B，末端齐平，当为简尾端，其第 3 契口上存 9 字，故其上当存 6/7+16 即 22/23 字。结合文义与形制，简 12B 后当接简 5。

“□𠂔”，简 12 上端“𠂔”二字，原释首字为“得”，第二字则摹原形而未释。从放大图版可见，“𠂔”当为“又 (有) 司”二字残形。“有司”前，原简残缺，读书会据简文对“先有司”等的解释，补“先”字，是。

“𠂔”，原未隶定，读为“攸”。按：该字可隶定为“𠂔”，豫之异体字，读为“舍”。

“青”，当从读书会读为“请”，请求义。

“𠂔录”，当隶定为单字“𠂔”，读为辞。第二字残，当为简 2B 首字“敬”上部残笔。

#### (一三) 简 13 释读

𠂔 (居) 而信，先𠂔 (居) 忠也，贫而安乐，先𠂔 (居) 【13】

按：此简上部应有约 2+16 即 18 字。

“𠂔”，读书会读为“素”；苏建洲以为“干”，释“𠂔”误。按，此“𠂔”字正如苏说，系“干”之误摹，“干”似可读为“谏”，谏行即谏言被采纳实行。

“信”，实行结果信如所谏。《孟子·离娄

下》：“谏行言听，膏泽下于民。”<sup>[27]</sup>儒家力求谏行而信，是为忠上，故谓之“先居忠也”。《子张》载子夏曰：“君子信而后劳其民；未信，则以为厉己也。信而后谏；未信，则以为谤己也。”<sup>[28]</sup>简 13 当与简 4 文义相关，或可相连。

“先𠂔 (居)”，黄人二等依前文“先𠂔忠也”文例，拟补“仁”、“也”二字，是。

“贫而安乐”，是儒家仁德的重要内容。颜回秉持“贫而乐”，孔子赞许之。如《雍也》：子曰：“回也，其心三月不违仁……”<sup>[29]</sup>

#### (一四) 简 14 释读

示则斤，而母 (毋) 谷 (欲) 𠂔 (得) 安 (焉)。 【14】

按：本简第三契口距离尾端 1.8 厘米。契口上当存 10 字 (现存可辨识者 8 字，末两字仅存残墨，难以判断字形)。简上方应约有 6+16 即 22 字。据文义，本简可能是讨论求取“至名”。释文无异议。


结合读书会编连意见，并据简文内容及形制探讨，散简 5 支可重排为：【3】 【8】 【4】 【13】 【14】，简文可重新编连释读如下：

#### 第一章：

□。𠂔 (颜) 困 (渊) 𠂔 (问) 于孔 = (孔子) 曰：“敢𠂔 (问) 君子之内 (入) 事 (仕) 也又 (有) 道虐 (乎)？”孔 = (孔子) 曰：“又 (有)。”𠂔 (颜) 困 (渊) [曰]：“敢𠂔 (问) 可 (何) 女 (如)？”孔 = (孔子) 曰：“敬 (谨) 又 (宥) 祸 (过)，而 【1】。” [先] 有司，老老而慈幼，𠂔 (舍) 绞 (编) 而收贫，录 (禄) 不足则青 (请)，有余则𠂔 (辞)。 【12A】 敬 (谨) 宥祸 (过)，所以为缓也。先 【2B】 [有司]，所以 【2A】 𠂔 (得) 青 (情)。老老而𠂔 (慈) 𠂔 (幼)，所以𠂔 (处) 𠂔 (仁) 也；𠂔 (舍) 绞 (编) 而收贫，所以取 【11】 𠂔 (亲) 也。录 (禄) 不足，则青 (请)，又 (有) 余 (餘) 【12B】 则𠂔 (辞)，所以寻 (申) 信也。害 (盖) 君子之内 (入) 事 (仕) 也如此矣。”

#### 第二章：

𠂔 (颜) 渊曰：“君子之内 (入) 事 (仕)

也，回既闻堽（命）矣，敢问【5】君子子之内教也有道唐（乎）？”孔子曰：“有。”吝（颜）囡（渊）〔曰〕：“敢甯（问）可（何）女（如）？”孔子曰：“修身以先，则民莫不从矣。菑（前）”【6】〔之〕以專（博）億（愛），则民莫遯（遺）斲（亲）矣。道（导）之以僉（俭），则民智（知）足矣。菑（前）之以让，则民不（争）矣。或（又）迪而教【7】之能=（以能），戔（贱）不梟（肖）而远之，则民智（知）钦（禁）矣。如进者藿（劝）行，退者知钦（禁），则其于教也辛（不）远矣。”

### 第三章：

吝（颜）渊曰：【9】“君子之内教也，悖  
 （回）既𡗗（闻）矣，𡗗（命矣），敢𡗗（问）至  
 明（名）。 ” 孔=（孔子）曰：“惠（德）城（成）  
 则明（名）至矣，明（名）至必俾（卑）身=  
 （身，身）綈（治）大则〈则大〉录（禄）。  
 【10】

#### 第四章（断章）：
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 
□□□必不才（在）慈（兹）之内矣。颜渊西  
【3】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 
□[君子让]而（得）之，少（小）人静（争）  
而避（失）之。【8】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 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内矣。俑（庸）言之  
信，俑（庸）行之敬（谨）。【4】□□□□□□  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笋<谏>行而信，先  
尼（处）忠也；贫而安乐，先尼（处）【13】  
[仁也] 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 
□□□□□□□示则斤，而母（毋）谷（欲）曼  
（得）安（焉）。【14】

### 三 文献价值

上博简《颜渊问于孔子》的出土,使“颜氏之儒”重见天日,是最新的该类出土文献,对于探讨颜氏之儒的思想特征、战国儒家思想在楚地的传播轨迹、战国楚地书法原始面貌等,皆具重要文献价值。

### （一）保存了“颜氏之儒”文献的原貌

《颜渊问于孔子》印证了“颜氏之儒”的主要内涵，保存了颜渊文献的原貌。新出材料在多方面与传世文献密合无间。

颜渊思想内涵大体包括：一、尊师重教、好学深思。《雍也》载孔子答鲁哀公问曰：“有颜回者好学……”<sup>〔30〕</sup>《颜渊问于孔子》载颜渊问道于师，反复质疑，“敢问君子之内（入）事（仕）也有道乎？”“敢问何如？”“敢问君子之内教也有道乎？”“敢问至明（名）？”颜渊的问题类型，属于“转问”，逐步深入，在问学中展示其对君子修养构成的深入思索与思想的逐步进阶。

二、德行高洁、注重修身。《雍也》载孔子赞扬颜渊行“仁”，子曰：“回也，其心三月不违仁，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。”<sup>〔31〕</sup>《颜渊问于孔子》孔子语“德成则名至矣，名至必卑身，身治则大禄。”与之内涵一致。简文“德”、“仁”、“爱”、“忠”、“让”、“乐”、“俭”各1见；“敬”、“信”、“行”、“身”、“名”各3见，“教”2见。由此可窥见孔门师弟问学的重点所在，以及“颜氏之儒”重于修身立德、践履笃行的特点。

三、安贫乐道、追求乐感。《雍也》载孔子赞赏颜渊安贫乐道，子曰：“贤哉，回也！一簞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贤哉，回也！”<sup>〔32〕</sup>反复其言，赞叹备至。本篇散简 13 有“贫而安乐”，既是孔子针对颜渊的阐释概括，也是颜渊承师传述给门弟子的处世良规。简文当是颜渊一系弟子门人辗转传授记录，属典型的颜渊文献。

## （二）提供了儒家思想在楚地传播的新材料

《颜渊问于孔子》揭示了春秋原始儒家向战国儒家思想变化的过渡轨迹，丰富了战国儒家思想面貌。战国儒家从义理、哲学角度解《易》发展为易学主流。简4“侗（庸）言之信，侗（庸）行之敬（谨）”（《易·文言》）的引用，展现儒学南渐过程中以义理、哲学解易的易学传播新阶段。简文中爱亲、尊贤，贵民、修身，礼乐教化等思想，<sup>[33]</sup>“德”、“仁”、“爱”、“忠”、“敬”、“信”、“身”、“名”、“教”等儒家基

本概念密集出现,既与孔子思想基本相合,又典型反映了儒家思想及“颜氏之儒”在楚地传播的重点及其被接受与改造的价值取向。

总之,上博简《颜渊问于孔子》的出土使“颜氏之儒”重见天日,具有重要文献价值,弥足珍贵。

注释:

[1] 马承源: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八)》,第23~36、137~165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1年。

[2] 复旦吉大古文字专业研究生联合读书会:《上博八〈颜渊问于孔子〉校读》,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2011年7月17日([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how.asp?Src\\_ID=1592](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how.asp?Src_ID=1592))。

[3] 马承源: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八)》,第139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1年。

[4] 如第3简第7字“矣”字,首笔起笔正对着契口,且因编纶挤压而墨色模糊、保留编连痕迹,显系先写后编;第10简16字“曰”字,下有“<”形契口,字的底部笔画呈现墨色涸渍状态,应是先书写后编纶,编纶长期压迫文字渗透血肉后所致。

[5] 鲍则岳:《古代文献整理的若干基本原则》,《郭店老子:东西方学者的对话》,第44~58页,学苑出版社,2002年。

[6] 陈伟:《〈颜渊问于孔子〉内事、内教二章校读》,简帛网2011年7月22日([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\\_article.php?id=1521](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1521))

[7] 复旦吉大古文字专业研究生联合读书会:《上博八〈颜渊问于孔子〉校读》,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2011年7月17日([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how.asp?Src\\_ID=1592](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how.asp?Src_ID=1592))。

[8] 黄人二、赵思木:《读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八)颜渊问于孔子〉书后》,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2011年7月26日([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\\_article.php?id=1529](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1529))。

[9] 何有祖:《上博楚简释读札记》,简帛网2011年7月25日([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\\_article.php?id=1525](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1525))

[10] (宋)朱熹: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第141页,中华书局,1983年。

[11] 白于蓝:《战国秦汉简帛古书通假字汇纂》,第23页,福建人民出版社,2012年。

[12] 刘信芳:《楚简通假汇释》,第78页,高等教育出版社,2011年。

[13] 苏建洲:《关于〈上博八〉两个“寻”字的简单说明》,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2011年7月23日([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how.asp?Src\\_ID=1608](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how.asp?Src_ID=1608))。

[14] 白于蓝:《战国秦汉简帛古书通假字汇纂》,第371、863页。

[15] 饶宗颐:《上博藏战国楚竹书字汇》,第589页,安徽大学出版社,2012年。

[16] 饶宗颐:《上博藏战国楚竹书字汇》,第284~286页。

[17] 裘锡圭:《谈谈上博简和郭店简中的错别字》,《裘锡圭学术文集·简牍帛书卷》,第372~377页,复旦大学出版社,2012年。

[18] (汉)许慎撰,(清)段玉裁注:《说文解字注》,第631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8年。

[19] 白于蓝:《战国秦汉简帛古书通假字汇纂》,第910页。

[20] 饶宗颐:《上博藏战国楚竹书字汇》,第747~748页。

[21] 何琳仪:《战国古文字典——战国文字声系》,第159、92页,中华书局,1998年。

[22] 饶宗颐:《上博藏战国楚竹书字汇》,第118~119页。

[23] 饶宗颐:《上博藏战国楚竹书字汇》,第705页。

[24] 白于蓝:《战国秦汉简帛古书通假字汇纂》,第137页。

[25] 刘波:《上博八〈颜渊问于孔子〉札记二则》,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.2012年4月15日([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how.asp?Src\\_ID=1845](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how.asp?Src_ID=1845))。

[26] (汉)荀悦撰,张烈点校:《汉纪》卷二六《孝成皇帝纪三》,第454页,中华书局,2002年。

[27] (宋)朱熹: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第290页。

[28] (宋)朱熹: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第189页。

[29] (宋)朱熹: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第86页。

[30] (宋)朱熹: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第84页。

[31] (宋)朱熹: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第86页。

[32] (宋)朱熹: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第87页。

[33] 徐文武:《楚国思想与学术研究》,第138~142、144~154页,湖北教育出版社,2012年。